

# 读书与麻将

陈鲁民

打,夜夜打,连续的打,有时被逮去,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

而一向温文尔雅、笑口常开的胡适,却对麻将痛心疾首,上世纪20年代,他曾说过:“中国的男人们以打麻将消闲,女人们以打麻将当家,老人们以打麻将度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他算了一笔时间账:20年代中国社会每天至少有一百万副麻将牌在操作,就算每桌只打八圈,以每圈半小时计,就要消耗掉四百小时,相当于损失十六万七千多天,约五百年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由此他评论说:“麻将只能是爱闹汤,不矜持的民族的‘专利品’!”他的话未免有些过激,很像大言“愤青”。其实,麻将没那么大罪过,对许多麻友来说,“不为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即便他不“修长城”,也不一定去读书或干什么正事。

的确,麻将上瘾会耽误工作,影响读书,荒时废业,但在我看来,如果持之有度,劳逸结合,麻将与读书是可以兼而有之、并行不悖的。不说那些市井百姓,就说读书人,梁实秋就著文证明:“麻将不过是一种游戏,玩玩有何不可,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也喜欢打麻将,梁启超、徐志摩等都是此中老手……”尤其是梁任公,还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而那些从不打麻将的读书人,也没有几个在事业上超

过梁任公的。只要不是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意在消闲、娱乐,偶一为之,节假日聚得三五好友,打上八圈,换了脑子,松了筋骨,在笑声喧哗中度过半日,也不无乐趣。

但年轻人又另当别论,二十岁来的小伙子、大姑娘,如果也在麻将摊上一坐就是半天,大呼小叫,乐此不疲,那是很让人担忧的。因为,他们正是该发奋读书、努力创业的好年华,不懂的事情太多,不学的道理太多,不知的学识太多,而这些东西在麻将桌上是学不来的,只有来自于读书学习。须知,读书对一个人、一个国家及至一个民族的益处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对于人类和社会发展来说,读书是文明的起源,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事业成功必不可少的精神和知识准备。所以,莫言的告诫虽然刺耳,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愿那些老“麻友”保重身体,量力而行;年轻“麻友”们能毅然告别牌桌,金盆洗手,多读书,勤思考,发奋工作,早日成才,善莫大焉。

前些时,著名作家莫言到成都参加书博会,人家请他讲话,他也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人年轻记忆力好,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多读一点书。“说句不好听的话,读书总比打麻将有意思”。在成都这个“吃麻辣辣,打打小麻将”为乐事的地方,莫言的这番话是要犯众怒的,果然,不少成都网民对他进行了冷嘲热讽。

“读书总比打麻将有意思”,那是莫言等文化人的结论,也是几千年来传统眼光,在他们眼里,读书可以益智、广识、悦情、养心,因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至于麻将嘛,无非是市井弄里的小玩意儿,老头老太消磨时光的娱乐工具罢了。可在那些没多少文化、也没读过几本书的“麻友”那里,打麻将可是比读书有意思多了,可夜以继日,能废寝忘食,不可一日无此君。鲁迅对此就十分理解,他虽从不打麻将,也很厌恶人家的麻将声对他的读书写作的影响,但他颇为善解人意地在《读书杂谈》中写道:“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

## 看世界地图感悟

三千烟雨城 岁月紧跟踪  
北海鲸吞醉 南天虎啸行  
风云时隐日 橄欖夜摇晴  
掘起神州梦 雄鸡昂首鸣

过阿拉斯加 鲸鱼出水寒  
大海无穷碧 山鸡啼树外  
闲市三千客 看花四五仙  
琼楼休醉我 笑比月谁圆

风雨城春 春风送雁还  
暖雪漫生烟 鹤舞水生烟  
鸦啼花落夜 悟世谁圆梦  
听雷自抱寒

忆大漠基地 旌旗舞朔云  
弱水绕营门 祁连风卷雪  
千飞探鸟道 千飞探鸟道  
追怀狂把酒 总是梦鹰巡

巨变 燕山细雨春 久旱送甘霖  
一日兴商策 十年问路门  
琼楼挺万郭 绿地掘千金  
巨变当歌舞 邓公梦驾巡

无题 水底浮云乱 千城早失眠  
高楼谁炒热 草木自生寒  
雨里多忧夜 风中少美天  
蜂歌听不够 鸟影落深山

庆典风 庆典比星稠 挥金似水流  
谁堪惜血汗 自不同盐油  
毁绿掘金笑 固城度日愁  
今朝风欲止 忆往几回头



苍野暮秋 齐同月

# 张振德诗选

咏花 露绿溢芳香 蜂歌日采忙  
浮游诗画里 但厌旧时光

咏鹰 离巢振羽翼 几唱绕山河  
欲赴天涯路 风中雨里歌

叹鸿 闻鸿暗影多 绕履好生疏  
为觅新鲜草 因饥坠长河

偶有句 绿满金河岸 风中燕舞天  
游人歌落下 鸟语在林间

观钓 洛河几钓台 乱客酒将来  
岸上观鱼跃 龙门久不开

海南岛春早 二月醒蛙音 沙鸥北渡春  
依天峰几座 粉靥海南人

道上 雨落燕山外 千花一夜开  
人追多少梦 尽绕镜金台

故居四季曲 千花颜映水 日月送清晖  
鹤绕摩天树 鸦惊动地雷  
秋绿横雨落 古木生风吹  
雪下人长梦 一洲怒放梅

## 随笔

我喜欢北京、上海和广州,我是个典型的“都市主义者”。  
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世界“四大首都”我都去过。大隐于都市,我虽然不是大隐,但对夜夜笙歌有很大的瘾。  
我喜欢上海,自打成文学爱好者之后,就把三十年代的上海视为“文学的荷里活”,中国现代文学的腕儿,几乎都跟上海有关。  
我喜欢上海,自然也喜欢上海人。很多北京人不喜欢上海人,我则例外,我喜欢上海人,喜欢叛逆的上海人。北京人不喜欢上海人,觉得上海人老算计,其实北京人的算计,跟上海人已在伯仲之间。  
我在上海有两个哥们,徐根宝和范志毅。他们是坚强的上海人,精力旺盛,气度逼人,作风勇猛,充满斗志。  
我给徐根宝写过一篇《徐根宝:把根留住》,根宝转战广州松日、大连万达之后,便返回故里,率领申花苦战甲A。  
有一次在上海跟徐根宝吃“水煮黄

## 时花佳酿夜上海

大仙  
的东亚环球酒店,袁鸣常陪我到衡山路酒吧。我最后一次给前妻买衣服,就是在袁鸣的陪同下,在“巴黎春天”买了一款“蜜雪儿”时装。世事沧桑,如今袁鸣已淡出江湖,我去上海也很少打扰她。  
每去上海,必去衡山路,就像在北京,常泡三里屯。三里屯和衡山路,已跟我的生命主弦紧紧链接。也许是运气好,每去衡山路酒吧,总有红颜相陪,红颜虽不是知己,但红颜总是姿色吧,男人面对姿色,总是幸福醉吧。  
衡山路酒吧区,像一座皇家艺苑,处处点缀着尘世的旖旎风情。也许,三十年代周作人曾在此做了一回人,春风沉醉的夜晚曾让郁达夫在此郁闷过一次。也许,张恨水和秦瘦鸥亦曾飘零于此,我不

## 新书架

《舒展! 舒展!》  
刘君君  
隐藏的交给了读者,交给了在社会中奋斗的人们。她让很多无奈的、徘徊的、犹豫不决的人看到了希望,让主宰着世界脉搏的成功者有了换位般的冲动……  
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舒展们,他们非常草根,没有背景,没有资本,有的只是自己的双手和大脑,但却只有极少的舒展能得到真正舒展的人生。为什么?很多人忘记了,可怕的不是平庸,而是已经习惯了平庸;可怕的不是卑微,而是将卑微当成常态。这本书将告诉我们成功的答案。

## 博古斋

“颐和园”三字是谁写的  
陈永坤  
北京颐和园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之一,1860年曾被英法联军毁掉。光绪十四年,慈禧挪用巨额军费重建并改名为“颐和园”,后来又被八国联军破坏。1903年修复后日臻完善。当时朝廷曾下诏征匾,京中文人雅士莫不争相献书,但慈禧过目后均不满意,弄得主持者惶恐不



影倩姿更娇,秋来倍妖娆。仰天放歌喉,诗情入碧霄。 王继兴 摄影并诗

有一天,努尔哈赤和褚英在一起闲聊。努尔哈赤叹了一口气说:“人不服老不行啊,最近我经常感觉自己精力大不如以前了。褚英,圈子里的事儿,以后你就多为我操操心。”  
褚英说:“请父汗放心,儿臣一定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不辜负父汗对我的期望。如果父汗感觉身体不适,以后就吩咐儿臣去做就是了。”  
努尔哈赤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现在,莽古尔泰、皇太极都能独立带兵打仗,出门办差。你、阿敏、代善三人,都有自己的部众,你的两个弟弟是人才,能力也不差,是不是分一些人口、牲畜让他们管理经营呢?”  
努尔哈赤见褚英强烈反对他的建议,心里非常不满,愤怒地说:“我还没老呢,还是建州之王,说话就不好使了吗?”  
褚英也是个硬汉子,见努尔哈赤勃然大怒,赶忙跪下说:“儿臣有罪!您是建州之主,可以任意处理建州任何政务。但是,在儿臣代父汗处理政务时,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包括五大臣,不论什么事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利益,处处为难儿臣。这样自私、狭隘的人,一旦拥有权力,恐怕更难调度!”  
努尔哈赤冷笑着说:“难道整个建州,只有你一个人正确吗?别忘了,这片土地是谁打下来的!”  
褚英紧跟了一句,说:“儿臣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建州!也许您比儿臣还要清楚,我们身边的人,依仗自己是有功之臣,或者身为贵族,就目无法纪,狂摆暴戾,滥杀无辜。现在建州属地很多地方的汉人与满人的矛盾日益激化,汉人不是聚啸山林以死相抗,就是纷纷逃离,东投朝鲜,南下归明,导致很多地方百里无人,土地荒芜。如果我们不对汉人加以约束,任其所为,后果不堪设想!”  
褚英说的是事实,考虑也深远。但是,这些话在努尔哈赤听来,就非常不受用。褚英把现在的建州圈子说得一无是处,这不是变相指责努尔哈赤管理无方、治国无能吗?  
圈子内的领导,向来都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不允许别人对他的能力产生置疑。即便他真的错了,也不愿意别人公开指出。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是与他对立,或者对抗。  
努尔哈赤扶持起来的褚英,现在看来,要比舒尔哈齐更让他担

心。年轻的褚英,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同龄时的努尔哈赤。最可怕的是,褚英居然在掌权的很短时间里,在圈子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在圈子里的底层,褚英的支持率,要远远高过努尔哈赤。  
褚英被确定为二把手才几天,他就敢不服从一把手的建议。要是等他羽翼丰满,有了他的小圈子,那么努尔哈赤是不是第二个舒尔哈齐?  
想到这里,努尔哈赤还真的有些担心了。  
这个圈子,是他用枪杆子蘸着鲜血画出来的,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在他活着的时候,绝对不允许别人取代他在圈子里的位置,儿子也不行。  
褚英既然不是他需要的,那么,褚英在他面前就是多余的,或者是碍事的。对这个敢于挑战一把手权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他只能将其拿掉,别无选择。  
在圈子里,一把手是一贯正确的。即使错了,需要调整,他也不会公开承认错误,继而改正错误。一把手习惯用一个错误去修正另一个错误,而不是用正确的办法改正错误。因为这样,才符合他维护自己一贯正确形象的需要。  
努尔哈赤派人找来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两个儿子给努尔哈赤请过安之后,站在威严的父汗面前,垂耳听训。  
那些跟着努尔哈赤白手起家、为扩大圈子出生入死的人,对褚英轻而易举地成为二把手,对像自己这样劳苦功高的人指手画脚,很是不适应。最关键的是,褚英无法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为了创建建州圈子,这群人自认为自己流血又流汗,献完青春献子孙,谋的就是功名利禄,图的就是荣华富贵。褚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刻薄寡恩、事事较真、很难沟通的人,跟他们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怎能把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寄托在褚英身上?像褚英这样的人,一旦成为他们的圈主,他们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于是,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组成的四大贝勒,由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组成的五大朝臣,为了各自的目的、利益和前途,迅速形成一个小圈子,与圈主努尔哈赤进行谈判。

# 连载

两个人正说着,富鱼把电话打了过来。富鱼回谈说:“你哥走了?”  
谈宁吃惊:“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富鱼在电话里咪咪笑:“我能在一张纸上画出他明天的路线图你信不信?从他家门口开始,到他家门口结束,早晨到黄昏,走哪条道我都能标出来。”  
谈宁嘴里有饺子,努力地不笑:“算了吧你,放心吧,你哥走了?”  
富鱼说:“我们乡下妹子面子矮,你照顾她吃饱。跟她说话,我正面她写的东西呢,我会像那力顺老师一样给她看,我看完了给她写个评语,明天拿给她,你让她明天上午到编辑部等我。”  
谈宁放下电话就告诉李清,说富鱼在给你看稿子呢。  
谈宁说:“富鱼看着没形状,可我心里好,是个不错的男人。他别的都不认真,就是对稿子认真。”  
李清从来没见过哪个女的这么夸自己喜欢的男人,感觉谈宁很开放。  
李清说:“谈姐,富鱼的文章写得可漂亮了,他早晚成大小说家。”  
谈宁又给李清碗里夹了几个饺子。  
谈宁说:“能不能成大小小说家不重要,我就是喜欢他这个人,直率、坦荡,有骨气,而且心窝子热。”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谈宁以为是富鱼的,起身去接电话。可是,电话是王老虎打过来的。  
王老虎说:“宁宁,那个富鱼以后你别来往了!”  
谈宁不知道王老虎在说什么:“跟谁哪呀?”  
王老虎的声音很别扭:“反正你不听我的话,你会后悔的!”  
王老虎把电话率先挂断了,谈宁拿着听筒发愣。  
六  
老谈到家之后,把一天的委屈添油加醋胡乱说了一气,都跟王老虎讲了。  
老谈说:“我去找宁宁,让她往别处跟富鱼来往,她不听,她还替富鱼说话。”  
王老虎见他回来晚了就生气:“没人愿意听你那些破事。”  
老谈脱了自己,然后把稿子铺在床上。  
老谈说:“你知道富鱼今天成心出我洋相到什么程度吗?他当着县

领导的面给我下不来台,居然还扬言联合文联会计出纳告我。”  
王老虎警觉起来,把身子往上提了提,让自己靠在床头上。  
王老虎问:“告你什么?”  
老谈说:“还不是账上的事嘛。”  
王老虎有些急:“那怎么行,就是你大公无私,让他们一整也就清不清混不混的。”  
老谈无奈:“我能有什么办法,本来想拉拢拉拢他,提拔他当编辑部主任,一来想跟他把过去那页都翻过去,重新开始好好处,二来呢,将来他要跟宁宁有个结果,文联的大权也没旁落。想不到这小子软硬不吃。”  
王老虎瞪了他一眼:“你这个领导让你当的,一个小文联,连你自个都算不上也就十来头蒜,让你搞得鸡飞狗跳尘土飞扬。”  
老谈想摸摸王老虎的大灯,被王老虎打开。王老虎嘴上说不管,可脑子里都是文联的事儿。她想了想,然后跟老谈说:“富鱼不就一个乡下来的傻小子嘛,有什么治不了?”  
老谈显然是没有主意,就问王老虎:“咋整?他就一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王老虎然后给谈宁打了个电话,让谈宁别跟富鱼来往了。不等谈宁反应,她就打电话挂了。  
王老虎给谈宁打完电话,让整个身体钻被窝里,说:“睡,有事明天再说。”  
七  
第二天早晨,李清早就来编辑部等富鱼,可富鱼迟迟没来。  
门春梅跟李清说,富鱼知道你在编辑部等他就一定来,他平常都是晚上熬夜,起来的晚,一般得十点钟才能起来,你着急也没有用,耐心等待吧。陈香给李清泡了跟昨天一样的茉莉花茶,说:“我们俩还要去菜市场,还要回家给孩子做饭,你慢慢等着,他一会儿就能来。”  
李清只好在编辑部等着。她从富鱼办公桌上拿了一本杂志翻看,一直看到快十点了也不见富鱼来。李清着急得不行,昨天已经在县里住了一夜,农村又没有电话可打,不知道家里急成什么样子。李清想再次给富鱼打个电话,刚要打,编辑部的门被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推开了。编辑部的所有人李清都认识,这个女人显然不是编辑部的。李清就问她找谁?  
那个女人对李清笑了笑,问李清:“你是不是李清。”  
李清说:“我是呀。”